“跪乳”即景

吕金玲

“嘭”一声门响，闪进个“雪人”。“雪人”手里拎着一大大的塑料袋，头发上、围巾上、肩上一层晶亮的雪花，顾不得掸一掸拍一拍，径直奔向正在用药熏洗右脚的我。“妈，脚怎样了？我看看！”说着，来者——我女儿烁烁又径直弯下腰去，查看着我的脚踝。而后把手伸进脚盆里，轻轻地撩水、摩挲，撩水、摩挲，多次往复，仿她小时候，我给她洗澡，往她稚嫩的小身骨上撩水、摩挲，撩水、摩挲。大不同的是当年我蹲，面对小女；今日她蹲，面对老妈——位置和角色发生了颠倒性互换，不变的惟母女身份。

“你怎么就摔啦，也不和我说。撂下电话我就哭了！同事说‘大人都这样，事后才告诉你，真是的……”女儿用嗔怪的眼神看着我，嘴里埋怨着，手底下忙乎着。“再换盆水吧！”“行了吧，我已换过两回了！”“多泡洗泡洗，舒筋活血消炎，亲闺女正用！”女儿说着，让我只管坐着，她起身把盆里的水倒出来一些，又把暖壶的水对进去，端至我跟前，再双手把我那只伤脚擂进水盆里。继而又蹲在我面前，边絮叨边重复先前的动作。“你拿个小凳坐吧，老蹲着多累呀！想你工作那么忙，又想着没准过几天就好了，不想给你……”这回轮到我絮叨了。“我就是再忙，也得要妈呀！你这儿如真离不开人，别说请假了，就是把工作辞了，也得先回来照顾你呀……”

女儿素来话不很多，一般是当说的说了，就一边看书去了，且往往边看边勾勾画画。近年来，静谧的斗室里，多见其或坐或倚，秀影沉浸于书香中，无声胜有声地道说着世间另一种美。与往常比，女儿今天的话显得格外多，心也格外细。

“妈，这是我用来燙肩燙腰的，里面都是中草药，你留着用吧，挺舒服的，好多同事用了都说管事。得先上锅蒸，然后再……要不咱今天试试！”女儿说着，举着布袋奔厨房了。听凭女儿转身离去，我此时倒像个听话的孩子，宛若当年的她，一点儿不喧闹，可这心里早已是水流湍急，浪花飞卷。都说“一朝为母，终生为奴”，天下为母的大都心甘情愿地扮演着“奴”的角色，一日复一日，一年复一年，天性使然。且为母者几乎无一不是倾尽所有而不求图报。孝顺点的如歌中唱的常回家看看，提溜点老人爱吃的茶点，或主动给爹妈捶捶背揉揉肩，老家儿就很知足。想着社会压力大，规规矩矩挣点钱并非不难，当父母的大多相当理解和体谅，真的不奢望什么，甚而总想的是别给儿女增加负担。我当然也在其列，故摔伤月余，且的确很重，始终咬牙挺着。只那次电话，女儿听出我语调异样，再三逼问，我不得已说了实情。未想，女儿次日就心急火燎地出现了。其实这几年，女儿身体也不大好，须做各种治疗与养护，当妈的帮不上忙，已然不落忍，只求别给孩子添事便好。可心强时运不济，真是不争气！看着女儿自打进屋就做水倒水、再做水再倒水，脚前脚后地忙着像个陀螺，我自责着心疼着却也温暖着。酸甜苦辣交集的老泪滴落在药盆里，也滴落在了我母女相依为命的日子里。

“妈，布袋来了，侧身，抬脚！”看女儿拎药袋进屋，我忙把眼泪藏到了心里，并顺从地把脚伸出来。约一刻钟，女儿又热了二回，复燙。不觉两个小时过去了，家家户户亮起了灯。女儿忙去寻进屋时拿的那大袋子。未看见，我已闻到香味，待打开，更让我一下坠入幸福的云雾里。六七只个大肉健的羊蹄儿安卧袋中，只待垂涎它的人一饱口福了。“都说吃什么补什么，这是我特意起大早到专门的清真店买来的……”知我好这一口儿，女儿回家时捎过几只，但都没这次的多这次的大。显然，此硕大的羊蹄儿沉甸甸地承载着女儿对母亲的真爱及关怀，也转述着渴盼我尽快好起来的热望与祈求。

读懂了女儿的心思，我大口地吃着，而后顺从地躺到床上小憩，只并未睡熟，一切事都知道。女儿一会儿探探身轻问“冷吗？”一会儿给我掖掖被角。我此老妪像极了襁褓中被照顾的婴儿，免不了又是一番心海浮沉，思绪万千。身暖心暖依偎，不觉小睡了过去。待起身抬眼，见女儿盖床薄被，紧靠我躺着，亦如当年的小丫睡我身边或是和我一被窝。想必今累极，微鼾。望着亲情了一下午的“贴身小棉袄”，品着“乌鸦反哺、羔羊跪乳”的诗句，我深情地醉在了我中华代代相传的优良传统之美丽的故乡里！

陪陪母亲

张栓柱

母亲节到来之际，很多作儿女的都会向母亲送上祝福，送上这样那样的礼物。儿女的礼物，是心意，是对母亲的尊敬，不能用钱衡量，不管多少钱、什么式样，母亲都喜欢，都感激，而且许多母亲收到礼物后，不是拿给亲友街坊炫耀一番，就是宝贝似地珍藏起来。

做母亲的就这么实在。母亲是什么？母亲就是避风的港湾，她用不屈的身躯、辛勤的劳作，给家人遮风挡雨，呵护着家人的冷暖安危。虽然她一生都是那么操劳忙碌，却从不奢求儿女送给自己什么礼物，没想过山珍海味、饕餮筵席。母亲的所思所想，或者说希望诉求，其实很简单：她希望儿女健康快乐，她祈盼儿女在外工作平平安安，她希望成家立业的儿女工作踏实，日子稳当，有时间能回家看看父母。就像古代诗人描写的那样：“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只要心里有父母，他们就知足常乐。

如今，很多母亲都有退休金，不差钱，不缺时尚服装和金银首饰。那母亲缺少什么呢？有人说缺少和儿女一起吃顿饭，说说家长里短，唠嗑聊天，或者儿女多打几次电话对其问候；有人说母亲不会手机消费、微信、视频时，缺少儿女能像自己小时母亲耐心教其写字画画那样教导母亲；还有人说，母亲缺的是在她衣着不整、邋里邋遢时，儿女能不嫌弃、不数落、不责怪，乃至主动帮她洗洗涮涮。是呀，母亲除了基本的衣食住行之外，最大需求就是儿女的孝敬、孝顺、尊敬，理解、宽容、宽让。没有孝敬、理解、宽容，礼物又有啥用？

母亲会犯错，更会患病衰老。没有哪个母亲没说过错话、傻话，没做过错事、蠢事。当母亲说了错话、做了错事，她不仅会自责，难为情，有时还战战兢兢，生怕儿女吓唬她、瞪她。没有哪个母亲不鬓发斑白、满脸皱褶，七老八十不得病。到母亲患病痴呆不能自理，需要儿女伺候时，她既需要孝顺、理解、体贴、照顾，内心也会产生些许愧疚、惶恐、惊惧。是母亲过度紧张？还是儿女缺少关爱和亲情呢？古语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孟子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父母养育之辛苦，儿女不但应该有所体察敬重，有所感恩回报，而且越是母亲犯错、患病和焦虑之时，儿女越应和颜悦色、宽恕安抚，越应带着一颗炽热虔诚之心去抚慰照顾。

母亲是孩子成长的摇篮，无时无刻温暖着孩子的身体和灵魂；母亲的牵挂就像她头上的白发不声不响与日俱增，不管儿女岁数多大、仕途多远，她的牵挂都不曾停止。早年有句民谚：“老母一百岁，常念八十儿”。今天，做儿女的给母亲送去礼物，送去祝福，说明心里装着母亲的疼爱，记得母亲的辛劳。但是，送给母亲礼物、祝福的同时，日常生活中是不是还应多抽出一些时间陪陪母亲，经常坐在她身边听她唠叨唠叨，特别是当母亲说错了话、做错了事，甚至病魔缠身不能自理时，能像儿时她待自己那样待她呢？

沈睿说：“观察父母，也是对自己的观察，对生命过程的观察，从父母的身上我们看到了自己的明天。”母亲的诉求和想法，就是常被我们挂在嘴边的孝敬、孝顺、尊敬、理解、宽容、宽让，就是“找点空闲，常回家看看，帮助妈妈刷刷筷子洗洗碗”。没有母亲的无私奉献、自我牺牲，孩子的心灵会变成一片荒漠。同理，没有儿女的真诚理解、宽怀、陪伴，母亲的心灵也会变得颇为寂寥惆怅。

马哈鱼的故乡情

李德新

在中国疆域的最北端
与俄罗斯隔江相望
有一条河叫呼玛河
冬季这里是最寒冷的地方
寒冷酷到零下四十多度
让南方人一听
就恐惧的浑身皱紧
从内心里怯而止步
叹息声！称这是鬼地方
呼玛河冬季尽管这样寒彻恐惧
可呼玛河的水
清澈的看不到一点浑浊
一眼可见河底鱼儿的游动
河床式的矿泉
四季日夜流动着
这样的自然环境
却是马哈鱼循环往复繁衍的故乡
每年的夏、秋
正是马哈鱼孵化儿女的时候
仔鱼潜伏在石砾黑暗处
长至毫米大的时候
马哈鱼的父母就安静地死去
幼小的马哈鱼就开始顺河到江
涌入大海里博弈
寻觅着，打拼着生存空间
在大海里见过众多物种的相互蚕食
马哈鱼在涉猎中获得着生存
遨游大海见过万千世界
也阅历着物种之间的爱、恨、情、仇
待到马哈鱼长到成年的时候
一种思乡的情怀
一种孵化儿女的责任
一种痴心不变的寻求生存环境美好的愿望
促使着马哈鱼开始了返乡的回游
速度之快
不顾一切地洄游
逆水而上地穿越着激流险滩
即便是伤痕累累也永不放弃
这种眷恋故乡的情怀和顽强精神
则人类而不如
为马哈鱼的精神而赞美
为马哈鱼永不释怀的故乡情
挥笔讴歌
无论故乡多么远
千里万里也要回家
生命有起点也有落点
无论家乡如何寒彻
再冷也难让马哈鱼放弃回家的返程
不论家乡之外的环境如何温暖舒适
乡情这个根线
永远不能断
让人们为马哈鱼珍爱家乡的山水
不离不弃而翘指点赞

小小说

我知道自己是谁

李德禄

乡里通知，说我当上乡长了，是百姓们选的，我一下就愣怔住了。真的，愣了好一会儿还是不敢相信！

投完票我就一头扎在村子里，忙活蔬菜大棚的事，早把选举的事忘得一干二净。我知道自个儿是谁，一个土得掉渣儿的农业技术员。甭说我从来就没上过候选人名单，就是论资排辈，我也是八竿子打不着的。所以，咱压根儿就没想过，也没敢往那想！可是，这个乡长偏偏就轮到我了，这不是天上掉下个大馅饼吗？

小会议室里，十来个人热闹地谈笑着。乡党委王书记坐在圆桌“法定”的位子上，见我进屋了，立刻站起来，一把将我拉到他身边，乐呵呵地说：“张树乐同志是群众选举的乡长，这种出乎意料的事，不光在咱们乡里，在全县都是蝎子拉屎——独(毒)一份！当然，尽管他是民选的乡长，但县里是认可的。这不仅是乡里的光荣，更是咱们的希望呀！好！好呀！大家欢迎，热烈欢迎！”王书记夸张地鼓起掌，又说：“张树乐同志，我已给县委组织部打了电话，要他们尽快把你的党委副书记批下来。不然，堂堂的一乡之长不能参加党委会，那多别扭呀！”

我笑了笑没说话，也不知说啥好。在别人眼里，乡长也算是尊贵了，其实我真的不情愿当这个官，虽然坐了几天办公室，可总感到不自在，脑子里晃动得还是那些棚呀菜的。不过，王书记的夸赞，暗示出一些人对我这个民选乡长的不认可，今后要想名正言顺，离不开他的扶持。这不，刚上任便叫我参加了党委会，算是给足了我面子吧？咳！甭管出席还是列席，商量事情才是重要的。

王书记看了看大伙儿，一脸严肃地说：“关于乡里建办公楼的事已议过几次了，张乡长刚上任，我就再重复一下党委会的意见。俗话说，看人看脸面，单位看门面，咱这办公条件虽然还说得过去，但全是平房，既不够体面，也不够气派，就像个山村里的土财主。所以，要尽全乡之力，盖一栋崭新的、最能体现咱南山乡面貌的办公大楼，让外人一看，就有一种繁荣昌盛的感觉！”

“建办公楼？钱从哪儿来？”看着眉飞色舞的王书记，我忍不住插了句嘴。

“不用愁，乡财政拿三分之一，向县里要三分之一，余下的从老百姓身上集资。这是老习惯了，三三制嘛！”

“老百姓哪来的钱呀？”

“他们就是牙膏瓶，用力一挤保准有！”

“王书记，咱这儿的生活还很贫苦，我整天下村串户，百姓们过得啥日子我再清楚不过了。咱这办公大院宽敞亮堂，虽说旧了点，但不影响使用，不如用盖楼的钱帮他们做些致富的事，等条件好了再盖搂也不迟呀？”

王书记圆脸耷拉长了：“那，你说，干什么能让大家尽快富起来？”

“建冷棚！”我没注意王书记的脸色，自顾自地说：“建一座冷棚只需千把块钱，用它进行错季节蔬菜生产，不仅填补了春冬缺菜的空白，还可以卖个好价钱。这个项目我已验证过了，非常适宜山区发展，咱何乐而不为呢？”

“张乡长呀，话好说，上嘴唇碰碰下嘴唇就成了，可事办砸了谁负责？出不了成绩，咱不得撅着屁股挨板子呀？再说了，靠几个大棚改变面貌，那得等到猴年马月呀？”

“王书记，成绩不成绩的不算啥，只要让百姓能过上好日子，咱们心里就踏实了！”我倏忽想起他是县里下派干部，急于出成绩好作为晋级的资本，于是婉转地说：“眼下大伙确实有困难，硬性集资恐怕会产生矛盾。不如先建冷棚，一旦形成规模经营，咱这儿就会成为蔬菜生产、销售、批发基地。这种项目短平快，投资少收效大，大家富裕了，还愁盖不了办公楼吗？”

哼！王书记阴沉了脸，嗓门一下拔高了好几度：“盖楼没钱，建冷棚就有钱啦？”

“可以先把建楼的钱拿出来，再从信用社运作些小额贷款，项目很快就能发展起来了！”

“张树乐同志，我终于明白群众为啥选你当乡长了，你这是刘备摔孩子笼络人心呀！眼下，南山乡还是我当家，乡里的钱一分也不能动！散会！”

唉！这是咋说的，刚上任就和书记弄得不愉快，今后的工作咋开展？其实，我心里倒是蛮踏实，不就是红了脸吗？比老百姓骂娘要强得多！

这天，我正在村里开会，乡里来电话，说是县委申书记找我谈话。我心里门清，自从顶撞了王书记之后，我就再没参加过乡党委会，政府大院里都说我是个楞头青、概儿不论。说真的，我还真没往心里去，因为下村串户，正事还忙不过来呢，哪有功夫听那些闲言碎语呀？

县委申书记正伏在桌子上写着什么，见我进屋立刻放下笔，拉着我坐在沙发上，热情地说：“你就是南山乡的张树乐乡长吧？你们的冷棚有多少面积了？农产品批发点搞的怎么样了？”

我心里一惊，他怎么知道的这么详细？赶忙一一作了汇报。

“你当这个乡长感觉咋样？”申书记瞅着我笑了。

“申书记，我是搞技术的，还真不是当乡长的料，换个人肯定比我强！”

申书记笑了：“哟，你好像并不把这个乡长当回事呀，有的人可是削尖了脑袋想当呢！这可不是谁比谁强，谁比谁差的事，那得看老百姓满不满意。今儿个请你来，就是想听听你的想法！”

“申书记，我知道我就是个懂点农业技术的农民，遇到事情光知道为农民着想，这点小农意识，可能会打乱上级计划。我这个人呀一根筋，就好讲个死理，损害群众利益的事打死我也不干！所以，当这个乡长不称职，还是让我回农科站，当那个有点技术的农民吧！”

“树乐同志，当不当乡长，咱俩说了都不算，老百姓选了你，谁也无权罢免你，除非你犯了老百姓不能饶恕的错误。我也是农民出身，而且还不如你，连点技术都不会。你心里装着老百姓，事事为他们着想，这个死理认得好！有些人呀，当了个小官就忘了自己是谁，就把父老乡亲踹到一边去了。这样的人，老百姓看不上，更信不过！所以，老百姓没有选错人！你，也没让大伙失望！”

说实话，我是抱着挨批来的，申书记一席话弄得我心里热乎乎的，不知说啥好了。

“树乐同志，这次本想和你好好谈谈，看来没这个必要了，因为你知道自己是谁。今后，甭管你官当得有多大，都不能忘掉我们生存的土地！只要牢记“农民”意识，心里时刻装着老百姓，才能根深叶茂，才能站得稳立得牢！你这个乡长还干不干啦？”

“干！只要老百姓需要，我坚决干，干它一辈子！”